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蘇東坡集
六

蘇軾著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蘇

東

坡

集六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東坡奏議集

卷十三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字。請詳批印造。供赴當所交割。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名件申尚書省。今來未敢支賣。蒙都省送禮部看詳。臣尋指揮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買名件外。其策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敍式本部未敢便令收買。伏乞朝廷詳酌指揮。尋准都省批狀云。勘會前次高麗人使到闕。已曾許買策府元龜并北史。今本部並不檢會體例。所有人使乞買書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禮部指揮許收買。其當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擾行市。修飾亭館。民力倍有陪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爲慕義來朝。其實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

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口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卻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及畫一處置沿路接待事件不令過常仍奏乞編配校商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中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卽權場之法亦可廢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爲詞卻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

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爲例，卽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曲從官，吏苟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仍具今來合處置數事如後。

一臣在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後並不得發船往高麗。蒙已立條行下。今來高麗使卻搭附閩商徐積船舶入貢，及行根究，卽稱是條前發船。臣竊謂立條已經數年，海外無不聞知。而徐積猶執前條公憑影庇私商往來海外。雖有條貫實與無同。欲乞特降指揮，出榜福建兩浙緣海州縣與限半年內令繳納條前所發公憑。如限滿不納，敢有執用，並許人告捕，依法施行。

貼黃據陳軒所奏語錄卽是高麗知此條。

一今來高麗使所欲買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並不許收買。

貼黃准都省批狀指揮，人使所買書籍內有敕式，若令外夷收買，事體不便。看詳都省本爲策府元龜及北史前次已有體例，故以禮部並不檢會爲罪。未委敕式有何體例。一槩令買。

一近日館伴所申乞爲高麗使買金箔一百貫，欲於杭州粧佛。臣未敢許。已申稟都省。切慮都省復以爲罪。切緣金箔本是禁物，人使欲以粧佛爲名，久住杭州，搔擾公私。竊聞近歲西蕃阿里骨乞買金箔，朝廷重難其事。節次量與應副。今來高麗使朝辭日數已迫，乞指揮館伴令以打造不出爲詞。更

不令收買。

一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抄寫曲譜。臣謂鄭衛之聲，流行海外，非所以觀德。若畫朝旨，特爲抄寫，尤爲不便。其狀臣已收住不行。

貼黃：臣前在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雖曾密奏聞，元只作臣意度拒絕，兼自來館伴虜使，若有所求，請不可應。副即須一面說諭不行，或其事體大，卽候拒訖密奏。今陳軒等事事曲從，便爲申請，若不施行，卽顯是朝廷不許，使虜使悅己而怨朝廷，甚非館伴之體。

右所有申都省狀，其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詳酌指揮事，並出臣意，不干僚屬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爲有罪，則臣乞獨當責罰。所有吏人乞不上簿取進止。

貼黃：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爲壽，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衛曲子譜，褻瀆甚矣。安知非黠虜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爲請，恐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錄云：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答之風訊不順，飄過乃是與閩中狡商巧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外陪臣猶知違稟，而軒乃爲歸咎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又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高麗使所買書籍及金箔等事，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許依例收買，金箔特許收買，餘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者，本爲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爲吏人上簿也。今來吏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竊惑之。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此條，但係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謂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豈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爲穩便乎？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遽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未有害，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比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不避再三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臣點檢得館伴所公案內，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內，有一項所買策府元龜敍兵雖不會賣與，然高麗之意亦可見矣。

又貼黃：臣已令本部備錄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准敕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賜高麗九經書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曆日聖惠方陰陽地理書等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臣前所論奏高麗入貢爲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復細故近又檢坐見行編敕再具論奏並不蒙朝廷詳酌利害及編敕法意施行但檢坐國朝會要已曾賜予便爲收買竊緣臣所論奏所計利害不輕本非爲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況會要之爲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皆當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詳論此事當遵行編敕耶爲當檢行會要而已臣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爲患至大雖曾賜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猶賢於接續許買漢然無禁也又高麗人入朝動獲所欲頻歲數來馴致五害如此之類皆不蒙朝廷省察深慮高麗人復來遂成定例所以須至再三論奏兼今來高麗人已發無可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來朝旨止爲高麗已曾賜予此書復許接續收買譬編敕禁以熟鐵與人使交易豈是外國都未有熟鐵耶謂其已有反不復禁此大不可也

繳進免五穀力勝稅錢議劄子前連元祐七年十一月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去歲扈從南郊親見百姓父老瞻望聖顏歡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復見仁宗皇帝臣尋與范祖禹具奏其狀矣竊揆聖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繼祖武之意兼奉聖旨催促

祖禹所編仁宗故事。尋以上進訖。臣愚竊謂陛下既欲祖述仁廟。卽須行其實事。乃可動民。去歲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廣。望陛下主張決行。尋蒙降付三省。遂送戶部下轉運司相度。必無行理。謹昧萬死。再錄前來劄子繳連進呈。伏願聖慈。特賜詳覽。若謂所損者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政。慰答民心。卽乞只作聖意批出施行。若謂不然。卽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煩勸當。取進止。

貼黃。臣所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萬一上合聖意。有可施行。欲乞內出指揮。大意若曰。祖宗舊法。本不收五穀力勝稅錢。近乃着令許依例收稅。是致商賈無利。有無不通。豐年則穀賤傷農。凶年則遂成饑饉。宜令今後不問有無舊例。並不得收五穀力勝稅錢。仍於課額內豁除此一項。臣昧死以聞。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

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尙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夏后氏禘黃帝而郊。殷之與廟。皆有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

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以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絕帑藏。猶恐不足。郊資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

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燼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

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聖旨令集議官集議聞奏

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圓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爲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爲是故發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反覆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定也今奉聖旨但云令集議官集議聞奏竊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雖聖明必有所擇而人各自爲一議但欲遂其前說豈聖朝考禮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即須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議不通敢不廢前說以從衆論取進止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狀奏臣伏見元祐五年秋

願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謂於法應贍者。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爲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爲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值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爲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便爲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元祐八年四月口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准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書啓。贊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右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許直於所屬官司投下。卽無更令官吏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員獨綠本監起請。遂立上條。曲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人常事。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

若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石詳去取。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論禮部韻略。有疎略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員之優者。教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本監勘當。准回申已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澈充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

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輩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爲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爲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無以深入臣罪。故其計須至出此。今者又聞臺官黃慶基復祖述李定朱光庭賈易等舊說。亦以此誣臣。并言臣有妄用潁州官錢失人尹真死罪。及強買姓曹人田等。雖知朝廷已察其姦。罷黜其人矣。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畫一如左。

一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大姦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爲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告詞內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而非先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賢若